

# 黑枪游魂下的马尔科姆·艾克斯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11)

法拉翰是目前美国“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最高的超级大护法，是伊利亚·穆罕默德穆斯林路线在全球的代言人，也是伊利亚·穆罕默德穆斯林暴力路线的执行人和继承人。

法拉翰于1933年5月11日在美国纽约州布朗克斯市(Bronx)出生，成长于波士顿。法拉翰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西印度群岛移民，他的母亲莎拉·美·曼宁(Sarah Mac Manning)是在二十年代，从西印度群岛“圣基茨与内维斯岛(Saint Kitts and Nevis)”移民。开计程车为终身职业的路易士·法拉翰的父亲珀西瓦尔·克拉克(Percival Clarke)也是西印度群岛的牙美加的移民。

圣基茨与内维斯岛是一个人口仅有1万2千人的小岛国，全国方圆只有36平方里，种族几乎全是非洲裔黑人。圣基茨与内维斯岛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加勒比海小岛国，但对美国人来说，并非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开国元勋、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兼《美国宪法》起稿人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是出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法拉翰自小就对音乐有着天赋和兴趣，他6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3岁时就参加“波士顿大学管弦乐团(Boston college Orchestra)”和“波士顿公民交响乐团(Boston Civil Symphony)”的演出。

14岁时，法拉翰在“泰德·麦克业余时间(Ted Mack Original Amateur Hour)”演出，并获大奖。这是在“泰德·麦克真正业余时间”的历史上，第一次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演出。

法拉翰从波士顿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和英语中学(Boston Latin and English High School)”毕业后，进入“温斯顿-沙林师范大学(Winston-Salem Teachers College)”就读，可是由于他妻子贝特西·罗斯(Betsy Ross)有难产迹象，他只好从二年级开始停学，在家照顾。

1950年，法拉翰已是一位“卡丽普索歌谣歌手(Calypso Singer)”，并以“迷人者(The Charmer)”的艺名，灌有多张畅销唱片。

1955年当法拉翰在芝加哥市演出时，他的朋友罗德尼·史密斯(Rodney Smith)带他前往“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听道。首次接触了伊利亚·穆罕默德煽动式的偏激暴力宗教理论，法拉翰觉得好像看到了某一种希望，1955年7月，他决定加入“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成为了伊利亚·穆罕默德式的回教徒。

法拉翰原来的名字叫做“路易斯·尤金·沃尔科特(Louis Eugene Walcott)”，加入“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后，按照伊利亚·穆罕默德的提议，改名换姓为“路易士·艾克斯(Louis X)”，后来又改为“路易士·艾克斯·华尔克特”，为了听起来更像一个回教徒，最后改了一个使自己满意的名字：“路易士·法拉翰”。

就在法拉翰加入“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第30天，伊利亚·穆罕默德突然宣布，他得到了阿拉真神的通知，要他宣布所有在“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内的信徒，在30天之内，全部远离邪恶的美国音乐。在真神与音乐之间，法拉翰选择了前者。他在“尼维尔夜总会(Navel Country Club)”做完他这一生最后一次的告别演出后，从此不再碰音乐长达40年之久。

由于得到伊利亚·穆罕默德的赏识，法拉翰在“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内快速地飞黄腾达，没几个月就出任波士顿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负责人。法拉翰在1965年出任纽约市人多势众的“哈莱姆清真寺(The Harlem Mosque)”负责人，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他也在这个职位上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版图和势力。

1964年3月8日，法拉翰的好友马尔科姆·艾克斯与伊利亚·穆罕默德两人反目成仇，互相揭底，彼此羞辱，势成水火。法拉翰趁机而起，一跃成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系统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内主管，更替半人半神的伊利亚·穆罕默德发号施令，俨然以“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接班人自居。

1975年2月25日，伊利亚·穆罕默德去世。肥水不流外人田，其七子沃里思·穆罕默德接手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并且马不停蹄地进行全面的宗教改革，这严重地威胁到了法拉翰的地位和利益。

1977年，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法拉翰再也无法忍受沃里思·穆罕默德的温和与开放，于是在没有任何的协商和谈判的情况下，他带领着自己的人马，一夜之间，毅然掉头而去，离开早已不再称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组织，形成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

1978年，人弃我取，法拉翰和他的众徒，又再度借尸还魂，重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并自任最高大护法。1979年，法拉翰又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机关报《穆罕默德的话》复刊，并更名改姓为《伊斯兰的最后号召(The Final Call To Islam)》，做为宣传机关报。

身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第四代最高领导人的法拉翰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较之他的两位前任华来士·福特和伊利亚·穆罕默德，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法拉翰藐视白人，污辱白人，到处宣传说白人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人类，只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人类”，他歌颂希特勒是救德国于灰烬的英雄，仇恨韩国人，敌对犹太人，且与暴力组织结帮拉派，散播仇恨，目空一切，妄自尊大。

法拉翰的副座哈立德·穆罕默德(Khalid Muhammad)在1994年2月，居然直接谩骂犹太人是“黑人国家的吸血鬼(bloodsucker of the black nations)”，更公开丑化犹太人说：“真神会将我的敌人杀死的……就是那些坏蛋犹太人，那些骗子犹太人，那些鹰勾鼻子犹太人，那些吃熏咸菜烤硬饼的犹太人，那些阴谋诡计的暴发户，刚从欧洲的山洞和山坡里爬出来的所谓他妈的犹太人，我永远不会向这些杂种们道歉……永远不会。”

2008年美国大选时，法拉翰难耐寂寞，公开表态，要支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参议员来竞选美国总统，但并不为奥巴马所领情。奥巴马的竞选总部发言人比尔·巴顿(Bill Burton)为了与法拉翰划清界线，立即郑重地发表了一则特别声明：“奥巴马参议员曾经多次清楚地为拒绝法拉翰牧师而发表过声明，奥巴马参议员也不会向法拉翰牧师寻求任何形式的支持。”

法拉翰真是热脸贴向冷屁股，自讨无趣，碰了一鼻子的灰。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上，与这种鼓吹种族主义和暴力主义的组织接近，就是变相的自我政治自杀。奥巴马参议员与他划清界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树大招风，好景不长。1942年5月8日，伊利亚·穆罕默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被正式拘捕，美国法庭以违反兵役法之罪将他判处入狱。四年后出狱，49岁的伊利亚·穆罕默德依然乐此不疲，继续他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天国事业。

在最初的阶段，马尔科姆·艾克斯不但忠诚不二地追随伊利亚·穆罕默德，还公开宣称他可以为了这位穆斯林活圣人在任何时间去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因为他深深地相信伊利亚·穆罕默德就是真神阿拉的现代使者。

这正是伊利亚·穆罕默德最需要的，也是最喜欢听到的东西，他一乐之下，委任马尔科姆·艾克斯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波士顿区第11号分店的护法传教士，兼任他的幕僚长与“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发言人，视之为左右手。

“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波士顿区第11号分店在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强力领导下，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1952年时只有500会员，到了1963年时，已是一个超过了三万会员的庞大的宗教组织。

不出几年，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激昂演讲和组织能力，使他成为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第二号人物，也是“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发言人。马尔科姆·艾克斯开始为自己储备着走向人生更大舞台的政治资本，也开始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这段时间，马尔科姆·艾克斯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将数届世界重量级拳王卡修斯·凯雷(Cassius Clay)拉进“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组织。卡修斯·凯雷皈依“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后，也跟着改名换姓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不过，没用多久，绝顶聪明而眼光独到的穆罕默德·阿里，很快就觉得“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回事，于是毅然决定离开，与之划清界限，转向了主流的正统逊尼派伊斯兰回教。

1958年，马尔科姆·艾克斯红鸾星动，他在密歇根州的蓝森市，与当护士的贝蒂·桑德斯(Betty Sanders)结婚。婚姻还算幸福，两人育有六个女儿，他们是1958年出生的长女艾塔拉、1960年出生的卡巴拉(Qubilah)、1962年出生的伊丽雅莎(Ilyasah)、1964年出生的卡米拉(Gamilah)、双胞胎玛莱克(Malaak)和玛丽雅(Maliah)。这对可怜的遗腹女在1965年出生时，她们的父亲已经是黑枪底下的冤魂，她们全用“沙巴兹”为姓，而不是“艾克斯”。

由于受到穆斯林教义的洗礼，马尔科姆·艾克斯从此洗心革面，远离恶习，不烟不酒不嫖不赌不偷，堂堂正正做人，全心全意地宣扬伊斯兰回教的福音。他天赋异禀，反应敏捷，口若悬河，能言善道，他可以惊人地滔滔不绝地演说数小时而不看草稿。

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演讲，充满了霸气和傲气，也充满了幽默与技巧，往往使听众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听众在大笑之余，异常受用。在一次全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公开演讲会上，听众中只有一名白人新闻记者，马尔科姆·艾克斯拿他开心说：

“我在这里演讲了半个小时，他没有动一下笔，但一听到我提到犹太人时，他立即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个不停，为了报道我是个反犹太分子。”“其实白人连笑都不会，只会露出牙齿，连肩膀都不动一下。我们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笑起来前仰后合，拍手跺脚，嘴巴可以放进一个拳头，这才是真正的开心。”

马尔科姆·艾克斯胆大心细，从来不掩饰自己仇恨白人的政治观点，当他知道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被“三K党”攻击时，他宣布要派遣武装黑人游击队前去收拾掉“三K党”，实行以牙还牙的报复政策。

马尔科姆·艾克斯有句名言：“我不提倡暴力，但是如果有人故意踏我的脚趾头的话，我一定会踏回去。”这正好说明了他的好斗性格。

正当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全美国到处鼓吹仇恨白人，声称要以力对力，以暴易暴，要黑白分离并且希望大家跟着他回非洲去建立回教式的天堂幸福国家之际，他的精神导师伊利亚·穆罕默德却被两位在“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工作的妇女，连状告进了法庭，说他始乱终弃，不肯支付她们和私生子女们的生活费，要他给个说法，要求赔偿。

由于“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穆斯林教义，严格要求回教徒不得吃猪肉和严禁通奸，因而这场不光彩的民事官司在美国的社会上，尤其是在美国的穆斯林社区里，像一颗重量级的炸弹爆炸开来，不但将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半人半神道貌岸然的虚假的圣人嘴脸炸穿，也把马尔科姆·艾克斯对他的信心炸得点滴全无。

马尔科姆·艾克斯为了证实这件丑闻的真实性，他亲自拜访了几位曾经在“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工作的妇女，与伊利亚·穆罕默德有性关系的妇女，并在起诉伊利亚·穆罕默德的两位白人妇女家里，亲耳听到她们的流泪哭诉，亲眼看到了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几位私生子女。

马尔科姆·艾克斯终于了解伊利亚·穆罕默德是个什么东西了，终于看清了他的庐山真面目。用了长年累月的时间才塑造成自己心中神圣导师的偶像，没想到在一夜之间突然灰飞烟灭，马尔科姆·艾克斯一下子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惊惶失措，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德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在美国举国同悲之际，马尔科姆·艾克斯对一向为支持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不遗余力的肯尼迪总统口出恶言，幸灾乐祸，极尽取笑和污辱之能事。

马尔科姆·艾克斯公开的嘲笑约肯尼迪总统之死是“鸡回家栖息(The chickens coming home to roost)”，他更进一步地解释说：“我对于这种鸡回家栖息之事是不会伤心的，这只会令我高兴。”

伊利亚·穆罕默德闻之，怒不可遏，当面痛责马尔科姆·艾克斯，并罚他不得在公共场所发言90天。这是马尔科姆·艾克斯与伊利亚·穆罕默德个人最后决裂的导火索。随后马尔科姆·艾克斯下定决心离开“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从此两人形同陌路。

1964年3月8日，马尔科姆·艾克斯在没有和伊利亚·穆罕默德谈判与沟通的情况下，突然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正式退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并且成立两个新的组织“穆斯林清真寺(The Muslim Mosque, Inc.)”和“非洲美国人团结联盟(Afro-American Unity)”，自封为最高领导人。

马尔科姆·艾克斯公开批评伊利亚·穆罕默德是“假先知”“强盗”和“通奸犯”。伊利亚·穆罕默德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立即在他的报纸《穆罕默德的话》上反骂马尔科姆·艾克斯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和“假穆斯林”，伊利亚·穆罕默德和马尔科姆·艾克斯从此正式反目成仇，势成水火。

马尔科姆·艾克斯如日中天的号召力，使伊利亚·穆罕默德和“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一派对之又嫉又恨，视之为头号敌人，在权力利益与政治版图的推波助澜下，决定要将他除之而后快，马尔科姆·艾克斯在这里种下了未来的杀身大祸。

马尔科姆·艾克斯对于自己身处险境的情况是知道的，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宣称，“黑色穆斯林(Black Muslims)”已经暗害他多次了。有一次，他对《匹兹堡导游报(Pittsburg Courier)》记者伊夫林·卡宁厄姆(Evelyn Cummingham)说：“任何人如果想跟随我或参加我的运动的话，在得到真正的自由前，必须要准备好随时进入监狱，进入医院，进入坟场。”可见他对自己的安全，已是毫无信心。

1964年4月3日，马尔科姆·艾克斯按照穆斯林回教徒的传统，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一了心愿。可是等到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回教圣地麦加与来自全球的穆斯林一齐礼拜时，他惊讶地发现，真正的穆斯林与他自己所了解的穆斯林，竟然完全不同，而且白色人种和黄色人种的穆斯林，还不在于少数，穆斯林的度量，竟然是如此之深广，如此之博大。

马尔科姆·艾克斯更意外地发现真正的穆斯林回教徒，是一些主张温和的信徒，而非一批鼓吹暴力的恶棍。他终于领悟到了他人生另一层次的哲学：只有谦虚和真爱，才能征服对手，仇恨与报复的后果只能是更多的仇恨与报复。

这趟麦加的朝圣之旅，改变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对种族的偏见，他由此开始自我升华，由暴力激进转向温和容忍，公开向记者宣布他已经放弃了种族隔离政策的看法，不反对种族通婚，心中已经没有了仇恨，可谓昨日已死，今朝重生。

马尔科姆·艾克斯认为他在真神阿拉的召唤下，于回教圣地麦加找到了自己人生最后而最佳的真理，他决定加入“逊尼派穆斯林(Sunni Muslim)”后，他给自己改了一个更像回教徒的名字：“艾尔·哈吉·马力克·艾尔·沙巴兹”。

然而就在马尔科姆·艾克斯彻底的大悟真理之时，为时已晚，因为死神对他并不客气，已经一步一步的静静向他靠近。1963年，一位属于“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第7号分寺的回教徒，跑来亲自向马尔科姆·艾克斯忏悔说，他是奉了伊利亚·穆罕默德之命令，前来刺杀他的，由于他对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敬仰和佩服，所以不忍杀害忠良，决定如实相告。

马尔科姆·艾克斯在纽约皇后区所住的房子，是属于伊利亚·穆罕默德名下“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私人产业，两人撕破脸后，伊利亚·穆罕默德为了将他赶尽杀绝，通过律师发出警告行动，要求他搬出去。

在马尔科姆·艾克斯来说，也有他的道理，他认为他为伊利亚·穆罕默德和“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所做的贡献，岂是仅值一栋房子？所以他当然有权继续住在那里。

马尔科姆·艾克斯不搬，伊利亚·穆罕默德就采取法律行动，美国是一个讲究法律的国家，在伊利亚·穆罕默德是屋主的大前提下，任何的理由，都没有办法使他在法庭上得到胜利，在法庭下令他必须要搬走后，两人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仇上加仇，恨上添恨。

1965年2月14日凌晨3:15分，他那在纽约皇后区的法律诉讼不断麻烦缠身的住家被人故意用“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弹(Molotov Cocktail Gasoline Bomb)”纵火，夷为平地，几乎将他全家烧死。

第二天，“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第7号分寺的詹姆斯·艾克斯(Minster James X)召开记者新闻发布会说，那场野火是马尔科姆·艾克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目的是抹黑“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和他们的导师伊利亚·穆罕默德。

这个新闻使马尔科姆·艾克斯气得暴跳如雷，他打电话给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恶狠狠的说：“我的家被黑色穆斯林用汽油弹烧毁了，他们是猎人，但是也有专以猎人为猎物的猎人！”

自此以后，马尔科姆·艾克斯加强和留意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以防万一。他自拍了一组手持半自动长枪，躲在家中窗户朝外观察的相片，广为散发，为自己打气。马尔科姆·艾克斯被暗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好几次他都机警地躲过危险。但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站在他的背后。

1965年2月16日，马尔科姆·艾克斯告诉他的助手说：“我已经得到消息，“黑色穆斯林”已经决定要我在五天之内死亡，我握有他们五位杀手的名字，我会在开会时将之宣布。”

次日，马尔科姆·艾克斯接受《生活杂志》记者戈登·派克(Gordon Park)的访问，当提到要他评论他在“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第7号分寺那段时期的感想时，他深沉地回答道：

“那是一场极坏的场景，兄弟，那是一段充满了病态和疯狂的日子……我很高兴已经过去了。为了深厚的兄弟情谊，现在是殉道的时候了，而我就是那位殉道者。”

戈登·派克又问有关他即将被刺杀的传闻是否属实。如果真有其事，可否请警察提供人身保护？马尔科姆·艾克斯笑着答道：“他们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内，已经尝试着刺杀我两次了。兄弟啊，如果穆斯林要杀死你的话，除了穆斯林本身之外，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我以前就是教导和发明他们这些策略的人。”

戈登·派克又问对于那次在街上，有位白人女青年自愿帮他而被他冷言相对的事情，现在有何感想？马尔科姆·艾克斯很认真地回答道：

“她是含着眼泪离开的，我一直为此事深感后悔和难过。在美国这个大陆上，我看见过许多白人学生帮助黑人的案例，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我曾经做了很多使自己后悔的事情。我是个生性怪癖而且神智颠倒的人，我为此付出了12年宝贵光阴的代价。”

在这篇访谈中，人们看见了一个大家从来不熟悉的马尔科姆·艾克斯，他变了，变得如此的谦虚，如此的仁慈，如此的使人迷惘，更像是一代宗教领袖。

1965年2月21日，这个礼拜天是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宿命日。这天早上，他的心情并不是很好，正为了要租新房子事情发愁，新东家要三千元的定金，可是自己能动用的现金，只有150元，卡在这个难关上，他不知如何是好。

1965年2月20日，这天一大早，他开着老旧的蓝色老爷车到纽约市介乎53街和54街交界处的“纽约希尔顿酒店(New York Hilton Hotel)”，在20楼上租了一间客房。马尔科姆·艾克斯刚进入电梯，就有五个黑人彪型大汉来到酒店的大厅，向拉行李的员工打听有关他房间号码的消息。

拉行李的员工鉴于酒店客户的隐私权，当然不会如实相告，五个黑人彪型大汉见得不到要领，怒气而去。酒店经理得知此事后为了客人的安全，特于20楼的入口处，添加了一张桌子，坐着个警卫，以策安全。

早上9:00整，马尔科姆·艾克斯从酒店房间打电话给他住在长岛，身怀六甲的妻子贝蒂·桑德斯，问她可否带着四个孩子，穿戴整齐地来参加下午2:00点的演讲会。她说觉得身体有点累，但是会和孩子准时到。

1965年2月21日早上，马尔科姆·艾克斯从酒店房间坐电梯下来，到账房把房间退了，取出放在酒店停车场的车子，开车到在纽约市曼哈顿“奥杜邦舞厅(Audubon Ballroom)”会场。“奥杜邦舞厅”是一间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百老汇大街与圣尼古拉斯大街之间的娱乐场所，这间在西166街的两层建筑物，专供人们跳舞或开会之用。

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女助理在下午1:30分到达会所时，见到“奥杜邦舞厅”里已经整齐地摆了400张活动的木椅子，中间没有隔开，只有两边是走廊。在最前排的座位上，已经有几位听众坐在那里，极有耐性地等待聆听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演讲。在舞台上，演讲台后面，整齐地排列着8张同样的木椅子，木椅子后面是垂地的黑色帷幕，显得庄重而气派。

整个程序是由当日的副主席弥尔顿·贾兰米森牧师(Reverend Milton Galamison)来安排的。会场没有安检，由于他尚对新闻记者不重视，他屡次提出个人安全受到威胁的指控，并屡次故意误报他的原意，所以禁止包括黑人在内的新闻记者进入会场。

唯一的例外，是“国际联合新闻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的黑人记者斯坦利·斯科特(Stanley Scott)，在他不得挂出记者牌子的先决条件下，被允许以一位普通听众的身份进入会场。

马尔科姆·艾克斯在下午 2:00，穿着一身全黑的西装，白色的衬衣，领上结着一个细短的黑领结，一改其平常大步前进的惯例，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奥杜邦舞厅”，他在几位助理的带领下，来到后厅的休息室。

一进入休息室，马尔科姆·艾克斯并没有马上对着镜子作出场前的基本整理，而是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翘起二郎腿静思。他告诉他的几位助理说，他待会在演讲时，将不会提到有关“黑色穆斯林”炸毁他的住家和他意图谋害等事情，“这不是听众想知道的。”

马尔科姆·艾克斯又说：“其实我今天是不想出去演讲的，但是我会借机告诉听众，希望我们黑人之间不要自相残杀，因为这正是白人们的诡计。我不对抗任何人，所以我今天才站在这里。”

一直到了下午 2:30 分，当日的副主席贾兰米森牧师还没出现，马尔科姆·艾克斯自我解嘲说：“如果你要约一个牧师的话，你必须要在预定时间前，用三、四个电话提醒他，因为他随时会改变主意，这就是典型的牧师作风。”

时间到了，演讲会必须开始，已经没有时间再等贾兰米森牧师了。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女助理看见他高大结实的男助理班杰民·艾克斯(Benjamin X)站在身边，于是冲口而出说：“兄弟，你能演讲吗？”然后转身问马尔科姆·艾克斯：“他可以演讲吗？他可以介绍你出场。”

马尔科姆·艾克斯不由火冒三丈，突然一步旋转到她面前，大声吼道：“你应该知道不可以在他面前问我这种问题！”说罢，立即冷静下来，温和地向班杰民·艾克斯说：“好吧。”

班杰民·艾克斯问他自己能有多少演讲时间，马尔科姆·艾克斯看了看手表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班杰民·艾克斯转身走出舞台。

马尔科姆·艾克斯温言向那位害怕的女助理道歉，说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请她原谅，“我的事情快要完了！”她突然感觉到一种不祥之兆，“我明白……我明白。”欲言又止，她把到嘴边的话吞回肚子里。

半个钟头过去了，后厅的众人听到班杰民·艾克斯向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角说：“现在，我已没有其他的评论了，让我介绍一位可以为你打前锋的人，为你牺牲的人，我要你亲耳聆听和明白……他是我们的勇士(Trojan)！”

在众人如雷的热情掌声中，面带微笑的马尔科姆·艾克斯慢步走出了舞台，也开始走向了死亡。他刚一出场，向着坐在台下聆听自己演讲的四位美丽女儿和身怀六甲大腹便便的心爱妻子微微一笑，朝着大家大喊道：“真主保佑你们！真主保佑你们！(Asalaikum! Asalaikum!)”台下的听众回应道：“真主也保佑你！真主也保佑你(Asalaikum salaam! Asalaikum salaam!)”

还没有等他开口说话，从前排往后数第 8 排的两个彪形大汉，忽然站起来吵闹起来，其中一人愤怒地大声咆哮道：“黑鬼！别摸我的口袋！别摸我的口袋！”两人开始乱呼乱叫地推拉起来，大家的注意力，全转移到了他们身上。

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台上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预先安排的阴谋，还在大声地喊道：“兄弟们！不要太早兴奋了！冷静点！冷静点！”话语未了，坐在最前排的三个彪形大汉，乘着混乱，冲到舞台前，从大衣里掏出武器，一言不发，朝着马尔科姆·艾克斯开枪猛射！

手枪和自动长枪喷出来的子弹，全打在马尔科姆·艾克斯身上，将他打得往后飞仰，撞翻掉两张木椅子，活生生地把他打翻在讲台上！马尔科姆·艾克斯身中 16 枪，下午 3:15 分送到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Columbia Presbyterian Hospital)”时，已经救治无效，返魂乏术，气绝身亡。

事后警方拘捕并成功地起诉了三名刺客。他们是诺曼·3 艾克斯·柏特勒(Norman 3X Butler)、托马斯·15 艾克斯·约翰逊(Thomas 15X Johnson)和塔尔梅奇·海耶尔(Tallmadge Hayer)。

柏特勒和约翰逊都是“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成员，两人在 1965 年 1 月，因冷血谋杀纽约市管训局警察班杰民·布朗(Benjamin Brown)而被拘捕，旧案未了，新案又起，而海耶尔则是“黑色穆斯林”的大将。

三人全被美国法庭判处终身监禁。柏特勒在坐牢 20 年之后，于 1985 年被保释在外，改名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Muhammad Abdul Aziz)”，1998 年，柏特勒出任纽约哈莱姆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最高领导人。

约翰逊在 1987 年被释放出狱并改名换姓为“哈利勒·伊斯兰(Khalil Islam)”，2007 年 10 月 1 日，纽约的新闻媒体报道说，约翰逊并不是开枪射杀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凶手。

在“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年度大会上，伊利亚·穆罕默德在演讲中，“追悼”马尔科姆·艾克斯之死时说道：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马尔科姆·艾克斯站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那时候，马尔科姆·艾克斯是安全的，马尔科姆·艾克斯是可爱的，真神也在保护着他，给予他面包和自由。他跑到所有能去的地方，亚洲、非洲、欧洲甚至于麦加，公开与我为敌，他回来后即挑起了泥巴战，他居然在布道中说不要再仇恨敌人。只要能使我不高兴的事，他都乐此不疲的去干。

大家都知道我是不会伤害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大家都知道我爱他，我们不想杀死马尔科姆·艾克斯，也没有杀死马尔科姆·艾克斯，但他的愚昧导致了他自己的下场。他是一颗星星，但是是一颗误入歧途的星星。

大家知道我没有宰掉他，但他胆敢向我宣战，如果他依然留在‘黑色穆斯林’组织内，肯定会寿终正寝。他虽然有了一个非常光荣的葬礼，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站在一个伪君子的墓边而已。

马尔科姆·艾克斯啊马尔科姆·艾克斯，他布的是什么道呢？他能领着信徒到哪里去呢？他哪里有什么真理？我们不想把他宰掉！是他自己的愚昧传教方式毁灭了他自己！我怎么会允许这个疯子把阿拉给我们的好东西乱七八糟的糟蹋掉？”

伊利亚·穆罕默德对着台下的数百名“黑色穆斯林”信徒，一口气骂了 90 分钟，骂得自己气喘的老毛病都发作了。他骂得正高兴，骂得正痛快，可是他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腰杆子都直不起来了。只见他猛一挥手，将前来要替他捶背顺气的助手推开，用大拇指顶着自己的鼻尖，咬牙切齿地继续骂道：

“如果你想将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名誉搞臭，或将伊利亚·穆罕默德的老命干掉的话，那你是自己找死！神圣的《古兰经》告诉我们不要去惹事生非，但是要自卫，一定要自卫，我们一定会干到底！我们一定会干到底！”

曾为马尔科姆·艾克斯写口述自传《马尔科姆·艾克斯自传》的美国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曾写了一篇追悼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文章，作为《马尔科姆·艾克斯自传》的附录。他在追悼文里说，“马尔科姆·艾克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亚历克斯·哈利又说，马尔科姆·艾克斯在 6 岁时，当他父亲被三 K 党谋杀后，他伤心地给他父亲写了一封永远不会被收到的短信，信中说：“亲爱的父亲，我也很爱你，亲爱的父亲，亲爱的父亲，我希望你没有死去。”读后使人不禁哀声叹气，伤感落泪。

1999 年 1 月 20 日，美国邮政总局为了纪念这位曾经影响和鼓舞过千千万万非洲裔美国人力争上游精神的划时代怪杰，特别发行了一张“马尔科姆·艾克斯”邮票，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肯定。（待续）

2011年2月16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